

石

匱

書

石叢書卷第一百九十五

明 叙南張 岱著

劉綎杜松列傳

劉綎南昌衛世指揮使。父顯嘉靖間為名將。綎襲父職。歷官都督同知。綎饒膂力。每上陣。輒呼近侍教人收網。絕飲酒斗餘。網入四寸許。兩目瞋出如電。萬曆壬午。雲南岳鳳反。督撫調綎兵討之。擒鳳父子以獻。壬辰。倭首平秀吉之亂。綎奉調入朝鮮。進兵屢捷。留

鎮王京會番首楊應龍反。移綖進勦。應龍素憚綖，悉精銳戰於九盤山。綖連破三峒，大殲其衆。應龍狼狽，闔室自焚死。事平，陞左都督。戊申起四川總兵，以甲禮被劾，歸。戊午，女直兵入，詔起綖，挂征國大將軍印，率土漢川兵應援。綖沿途自裹糗糧，不費公儲，行伍肅然。八月，綖部署兵丁出山海關，二子佖、佐及守備劉招孫等從。己未三月，經畧楊鎬令綖分營寬奠，統領朝鮮兵一萬，并兩浙兵六千，從涼馬堡出邊將次。

深河與敵遇大戰斬獲無算連克董古火狐狸等寨  
敵人震懾綖昔與鎬共軍與鎬素不協檄使長驅擣  
酋綖曰敵勢方張難於猝辦且地形未諳深入恐不  
利鎬怒曰國家養士攻為今日若復臨機推阻有軍  
法從事而已遂懸一劔於軍門綖不得已與都督杜  
松分道進兵大破酋陣連擣其巢三四養子劉招孫  
曰孤軍深入而援兵糗糧無一至可退師綖曰汝視  
楊紘畧肯復愁遺我輩耶報主致命是吾所矣兵次

清風山、人馬饑乏、方與諸將士解甲暫休、招孫進曰、  
腥膻氣不可當、恐有敵兵至、綖登山望曰、此杜將軍  
旗幟、昨相約會戰、豈其來耶、蓋時松已陷歿、敵襲其  
旗幟、奄忽擁至、綖不及防、為冷箭射傷左臂、又戰復  
傷右臂、綖衝突陣中、鏖戰不已、自己至酉、內外斷絕、  
綖面中一刀、截去半頰、猶左右奔馳、手幟數十人而  
死、事聞詔贈少保、廕一子、本衛世襲指揮、賜諡祠名  
表忠、加祭塋。

杜松，榆林衛人，以世職歷官都督同知。饒膽畧，所至以廉著聲，性復剛決。部下有過，輒戮之，人無敢犯者。常鎮遼，每歲出塞搗巢，敵人畏懾，稱杜太師而不名。後以殺降為熊廷弼論罷。萬曆戊午，女直兵入廷臣，以宿將薦充總兵官，往援破私家募死士二十人，亟馳勤王。先諸將出關，師出潞河，人萃觀如堵。松裸體示人曰：杜松不識字，武夫，惟不學讀書人，貪財怕死耳。衆見其刀箭，斃如小兒，疹痘十朝，時有紅處，乃

良肉也。觀者無不嗟歎。己未二月，經畧楊鎬誓師，令松率所部官兵二萬五千人從撫順關出。松易視勁敵，嘗携柎械揚言曰：我必生致之。勿令諸將分功也。拔營出撫順關，進出渾河。渾河為鹵窳陷處，諸將請安壘休息。明日東渡，松怒曰：義旗東指，敢抗顏行。乘勝而前，何期之有。遣人視河水不及馬腹，而中浮小舟數十。松大喜，謂天人俱助。且恥乘舟，將裸形策馬。諸將請裹甲，松大笑曰：入陣披堅，豈壯夫事。老夫來

髮從戎不知甲重幾許今日汝曹乃以是相苦耶怒  
叱趣進兵士皆解衣涉水齊於胸輒令剄丁亂擊驅  
填河，水為之不流得渡僅十之七敵決上流師衝  
為兩沃於河者幾廿八松與敵遇焚克二寨東勝直  
抵三道關山勢崎嶇伏兵突起松督兵奮戰會日暮  
黑霧障天前後隔斷賊萬炬忽明亂斫暗中人松被  
創力窮天盡火光中識松爭射之嚮其肉立盡陣亡  
官兵逾萬初鎬將出師松謂兵餉未充士卒不習將



領未協未可大舉。鎬不聽松密遣人投揭當事。冀緩其師。李如栢偵知。要於路而奪之。蓋如栢與松素不相下。及誓師。謬與約云。吾今日以首功相讓。松遂獨當撫順之衝。臨期。又使人謬傳云。李將軍自清河進兵。敵皆就縛。松不肯以首功讓。人因踴躍向前。奮不顧身。如栢至半途。鎬用令箭掣回。而如栢復布置奸人為松鄉導。誘入中伏。揚鎬罪其貪功。輕進。再疏劾之。天啓元年。詔贈少保左都督。廕其子本衛世正千。

戶加祭墓于謚御火揚鶴請塑死事諸臣廟食京師  
大司成張鶴率國子生三百餘人設位郊外招劉杜  
二將軍魂真而哭之有帛忠錄傳世

石匱書曰劉杜二將軍之死而遼事其壞矣劉杜二  
將軍之死不究其所以死而遼事其終壞矣劉杜不  
死於敵死於鍋死於如栢鍋與如栢視棄劉杜如腐  
鼠而朝廷亦棄之如腐鼠猶謂有人焉肯捐踵頂而  
死疆場無是理矣迨後遼事大壞而方思老成宿將

如劉杜者，迄不可得。雖寸磔楊錫，亦何益哉。

石匱書卷第一百八十六

明 劄南張 岱著

潘宗顏羅一貴張神武列傳

潘宗顏保定衛人萬曆癸丑進士授戶部主事性即  
中督餉遼東北兵猖獗經畧楊鎬三路出師命宗顏  
監軍事我師敗績宗顏衝陣手及數十人援兵不至  
力戰死之詔贈光祿卿賜謚立祠廕一子世錦衣衛  
正千戶

羅一貴榆林人為遼東西平堡守將叛將李水芳四面攻西平一貴死守用大砲擊殺七八千城外死幾與城平水芳使人持幟大呼曰知守城羅將乃好男子速降當共富貴一貴城上大罵曰朝廷何負汝而反豈不知羅將軍是義士肯降忝叛賊乎亦樹幟招之曰賊速降免死水芳怒攻之益急城中火藥盡救兵不至一貴中流矢遂自刎死御史方震孺上其事詔贈都督同知襲陞三級立祠祀之平湖馬文治

江寧傳汝舟武康茅元儀設位於清谿黃侍中祠。哭而奠之。其詞曰。嗚呼。自遼屺以來。嗷嗷宿將。死王事者。非一人。而唯公之死。足以見高皇帝於天上。公志在滅賊。不徒一死。今竟為流矢所中。慷慨自盡。公之幽魂。必有憤。不瞑者。然公當蒞兵之時。使不置其身於必死。烏能從數千萬大軍。盡潰之日。而獨鼓其部下。殺賊與城平耶。然則公之死。當經撫之戰。古廟堂之榮聽而已。自決矣。其所以力戰而後死者。欲

天下後世知我之非不能戰也。然則公之幽魂方與  
高皇帝想慰勞於天上。而又何憤。不瞑者耶。雖然  
東胡小醜。本不足以逆我。顏行而乃為罪。撫李維翰  
驅庸將張承胤。死之而始震動人心。罪經楊錫。又驅  
老將劉杜革。死之而遂以震動天下。然而四海有志  
之士。無不欲扼其吭。而捽其髮。自逆經熊廷弼。欲借  
鹵以劫天下。先疲天下。以事鹵為鹵揚譽。為鹵間諜。  
而天下豪傑。足未入遼者。亦尚以鹵真阿骨打。忽必

烈之流公為將於其地習知其不足與故決胆一戰而後勳不至孤軍遂沒使天下益心疑鹵志強公安得不憤，不瞑耶雖然自西平之屍與城平而中國之人始有膽自此以後當疑鹵之非鐵鑄而鬼隱必有起而遂公之志者公雖死其足以報高皇帝矣其功豈持數千之馘哉余三人知鹵之不足與非一日矣必歆予言而饗此觴

張神武新建人萬曆甲辰武舉第一詞臣吳道南典



武關夢黑虎入宅，蚤起得神武卷，大奇之。遂擢第一，初授四川都指揮，以註誤繫獄，論死。東胡入寇，部議援遼立功贖罪。神武部卒僅二百餘人，甫抵山海而瀋陽已陷。督臣文球見其英爽甚壯之，而易其兵少。神武獨慷慨請行，曰：「我不出殺，當殺我耳。」遂無程出關，至廣寧而遼陽復陷。撫臣薛國用愛其才，欲留為後勁。神武曰：「職以援遼來，遼已陷矣，欲援者何用？」國用曰：「爾眾幾何？」曰：「二百餘騎。」國用曰：「是足以救。」

遼乎曰不能救而遂罷援欲援者何用於是星夜渡  
河東至首山去遼城七十里心知孤軍深入無復生  
理猶冒陣直前透入重圍中殺傷酋衆百餘人餉援  
道絕一軍盡歿監軍御史方震孺圖其像率諸道將  
出入拜之事聞詔贈都督同知廕一子本衛世千戶  
石匱書曰李光弼將戰納刀於鞘曰戰危事也吾位  
三公不可奪於賊萬一不捷便當自斃光弼名將也  
不時將身首置刀俎上方成其為名將今之大將身

在戰場先將此頭安預在家是以非敗即逃安得光  
撻華中利刃截却此革鼠首耶

石匱書卷第一百九十七

明 叙南張 岱著

袁應泰王三善劉之綸列傳

袁應泰鳳翔人萬曆乙未進士除臨漳知縣築長堤四十餘里以禦漳水調繁河內穿太行山為洞引沁水過之屈折成二十五堰計畝分流灌田數萬頃旁邑皆賴之河決水旺操畚築者百萬人宵集水次死者相望應泰築小城蔽席為廬飲食作止有度民惟

忻趨事治行剋兩河中涓田義鄉人也啖以美官應  
泰不應陞工部虞衡司主事管南旺閘亦管徐淮中  
河陞兵部武選司郎中問遺冒濫官數百員推河南  
叅議淮徐兵備陞副使山東大饑流民入淮徐應泰  
與州守程宇鹿圖之設粥廠每廠設教鋪民得無饑  
殍又謂古人救荒有興工作以聚失業之人者乃修  
城垣廟學百廢具舉而全活亡算搜額外稅銀萬六  
千金漕折馬價六萬金後先發賑大司農不諳古發

倉事以擅動漕折恭之應恭遂移疾歸起河南恭政  
陞按察使備兵永平會邊報警關外諸將乘而扶賞  
應恭至則募兵訓練修闢墻脩臺櫓關外需芻糗火  
藥隨呼而給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遼東熊廷  
弼既以人言去任乃陞應恭兵部右侍郎兼憲銜代  
熊廷弼經畧賜尚方劍應恭至遼上疏言臣父遺書  
命臣不得請告乞骸又言自受命之日不敢不與東  
事相終始病醫於斯死葬於斯如以罪蒙譴亦領編

為士伍以殺敵不敢入山海關一步有旨褒答先是  
熊廷弼守遼陽部署嚴整應泰至微有改張而收降  
一事殊不厭人心應泰謂西今以食盡投東輒撫  
為銳師姑收之以壯我而孤敵計良便迨瀋陽破監  
軍欲誅降奪就縛矣應泰驗其背負重創慰遣之而  
罵縛者既與死難諸臣積相左而它苟活者無所諉  
辜競曰遼不自亡降奪亡之云城陷應泰於城樓上  
望闕拜疏曰臣至遼見人心不固不可以守是以有

死遼并遼之誓今果陷臣力竭而死望 皇上收拾  
人心為恢復計復寄書辭其父遂自縊死內姪姚居  
秀從之僕唐世明憑尸大恸縱火焚樓而死朝議以  
應恭妻收降夸輕信叛將致亡藩遼久之乃得贈兵  
部尚書予祭塋一子入監應恭本循吏才當邊陲多  
故一旦膺節鉞之任不得已而以死自見云

王三善河南永城人萬曆辛丑進士授荊州府推官  
以執法聞選入為吏部郎數上疏言事與臺省抗論



不合引疾歸庚申起太常寺少卿辛酉黔事急陞都  
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貴州時蘭首既叛水西安邦  
彥起而應之扶安位為名聚衆十萬以壬戌春圍貴  
陽且十月舊巡撫李榕巡按史永安嬰城固守永安  
與諸將盟作飲血歌見志掘草根煮鼓甲俱盡而援  
兵不至三善受命馳至軍會四川湖廣兵援黔迄冬  
十一月無至者三善召諸將謂曰貴陽陷在旦夕吾  
輩夫黔則死法進援則死敵等死耳奈何不以忠義

自奮於是令道臣何天麒督兵七千從清水江進為  
右部道臣楊世賞將兵萬從都勻進為左部而自與  
道臣向日升將兵二萬從中路進當賊鋒自臘月朔  
抵新添舍枚疾走次日進母猪洞又次日進新安是  
夜忽報賊至軍中驚擾諸將議退兵三善曰退即齏  
粉以死捍之按兵不動卒無賊抵龍頭營遇賊命劉  
超為前鋒擊之賊有阿戎驍勇超與步兵張良俊直  
前斬其首賊遂披靡三善統大兵繼至大呼齊進奪

龍里城衆議此地去省會四十里賊必有重兵堵截請量而後進三善曰此行糞數日糧為必死計不能持久吾初至賊不知我虛寔宜亟擊勿失策馬先驟賊見撫院目將錯愕出不意已散奔走壬戌正月遂乘勝抵貴陽城下貴人歡聲如雷迎三善入城三善不可營於南門外坡上設帳大雪中賊聞遁陸廣河外且走漢目羅希祿等上訟寃書三善念國家東西交急將以其言上聞而總督楊述中巡按侯恂不可

於是諸羅絕意向三善始主進勦且決意自將以  
閏十月聚兵六萬渡烏江十一日次黑石賊來逆敗  
之斬部將單弘化令於軍十九日賊悉衆至始出十  
數騎憑東嶺瞰諸壘三善下令不俟中營礮聲而出  
者斬乃閉營休士賊漸下山至平地三善舉礮率兵  
擊之賊敗走二十三日賊復至敗之如前賊乃柵漆  
山自固以老我師軍中糧乏賊以游騎絕我樵米諸  
道將請退鎮南關三善厲聲曰吾有三策聽爾曹自

擇一則斬吾首詣賊降一則焚營而遁亦當斬吾首懸之西峯頂上三則惟有力戰耳諸將心動多泣下者齊聲曰願為公死二十七日昧爽諸軍向漆山三善朱衣戎冠督戰示必死顧左山頗峻麾左路軍據其顛賊倉皇下柵來爭左山左營定番平龔鼎餘勁弩什一賊日陣動鼎揮長刀直前死士十餘人繼之兩軍堵牆而進賊大敗死者亡莫焚其營明日三善下令亟趨大方次草子孔復敗賊斬獲十餘賊不

能復軍我兵遂安行渡渭河十一月十九日入大方  
大方險遠阻絕為安奪千年窟穴前此漢兵未有至  
者三善駐宣慰宅遣人誘安位出降欲執之以購邦  
彥而制府忌三善功多方撓之三善約四川帥李某  
會師大方不至糧盡拔營歸甲子正月三日發大方  
焚宣慰宅賊從間道遮三善三善且行且戰九日次  
內庄明日移營賊伏兵斷三善後軍分為二三善馬  
蹶墮地賊追將及三善以將印付家人囑令護持先

去即抽襪中小刀自刎頸皮已破賊未奪其刀頃有  
僮鬼諸苗蜂擁而去後遂不知下落事聞朝廷以未  
必能死疑之按臣侯恂力辯其非請照張銓事例卹  
贈不許崇禎改元科臣再疏陳請有旨王三善捐軀  
報國忠義可風准贈兵部尚書廕子錦衣衛世襲千  
戶仍賜祭塋立祠議謚三善留心武事自家居時凡  
所見俠客壯士皆藉其名記之後多為效用得其死  
力援黔時得卹報不肯發或問故三善曰吾正辦兵

事何暇及此且朝議戰守紛紜每若聚訟觀之徒亂  
公意見樂堅決如此從三善死者同知梁思恭等四  
十餘人論者或咎三善貪功失律乃其解黔圍破賊  
圍功在西南有不可泯者轉戰深入直抵夸巢自戊  
午以來誰能奮勇不顧如此者乎至以袁經畧與三  
善同論尤為不侔夫身夫遼而甘同其亡與身復黔  
而獨蒙其禍天下後世必有能辨之者吾故於此傳  
獨詳序之以附李翰傳張中丞之義焉



劉之綸四川宜賓人自其為舉人時遭土司之變即  
為其鄉人籌兵事方峇與金聲同中崇禎戊辰進士  
改翰林院庶吉士時有蓄髮僧申甫者為人廓落不  
羈喜談兵無通術數從金聲游占候風角小；有驗  
聲暱之因以交之綸己巳元旦甫言有黑雲起東北  
且西方中有白氣二道此外國兵侵之兆也今年當  
蹀血京城下聲與之綸異其言未敢信其冬東兵大  
入果薄都門金聲上疏持薦申甫上曰多事用人

不難破格但須真才耳着兵部咨詢籌畧并任用練  
兵甫又疏陳洞悉兵機于都司僉書詔部給以軍器  
軍需復給以內庫銀萬兩應用隨授金聲山東道御  
史叅佐軍務之綸復上疏薦申甫乞 上破格用人其

畧曰即今狡鹵狂逞臣測則禦侮不為不熟何以一  
無足恃也居平無識豪杰之眼羅豪杰之心而循資  
序以遷官論俸薦以得任：人不才；人不仕邊疆  
之所以日壞久已見於前車矣而一旦不可知之變

呼吸安危仍以往日之故套當之如是而異幸備樂  
之尚完求戰守之有力也不可幾矣我國家養士三  
百年其懷忠報主之士所在不乏况以聖明特起銳  
意太平豪傑誰不思望風雲自效於陛下但此輩不  
屑奔走於庸夫俗子之前而又不能黃緣要結以展  
布其步足之用招揀而鼓舞之則一人可當千萬人  
之用矣夫國家所不足者非兵也將耳非偏將也大  
將耳大將登壇傭工屠販皆可效死旌旗壁壘自然

改觀長城有人何狡鹵之足患乎疏入上即召之  
綸并召中甫見於講臺之綸陳城內保甲城外列營  
設奇應援相機調度大當聖意甫亦自言深諳兵機  
更精於車戰上反覆駁問甫應對如流聖心大悅  
即降御札着戰車廠造戰車命兵部即撥軍士併  
甫招集團練授副總兵理軍事之綸特簡協理兵部  
右侍郎提督京營重城守禦事宜之綸職銜既崇事  
權復重感恩圖報又上疏奏下手先着一先舉所知

一選將入援一運通津漕糧以寔根本一議城守以  
防不虞上命中勅遵行十二月十七大帥滿桂戰  
宛城下都人震恐甫以兵出德勝門夜斫營敗歿之  
綸誓師前行躡敵至薊知其大營在永平約總兵馬  
世龍吳自勉等自薊趨永平綴其軍而自率兵攻遵  
化自石門至白草頂距遵化八里屯娘山敵騎三  
萬自永平奄至之綸嚴陣發一砲殺百餘人敵狼狽  
走以捷聞下詔褒答之綸所領延綏兵強悍可用而

不無騷擾御史董羽宸忝援兵行徑可異 上責令  
自行回奏之綸疏畧曰臣之行徑可異誠有之舍太  
安而就多出多懼之場一可異也憂君父而擔至艱  
至變之任二可異也積骸成山血流成川他人不一  
動念而職每泣下必欲一申中國之氣三可異也以  
少擊衆孤軍遠追四可異也苟利社稷一面奏請五  
可異也遇賊屢勝我兵未嘗損夫六可異也我知賊  
情賊不知我情七可異也以一身擔總戎監軍紀功

之任而不辭八可異也八可異者報 皇上恐不足  
以副特達之知日夜凜 每用深惧温旨報聞之綸  
思石門報捷規取遵化甚便况敵與祖大壽相持待  
戰秉機約監軍將協會議曰敵既專力於東我兵似  
當襲遵化使其首尾不相顧而疲於奔命以成夾擊  
之勢由薊州而遵化由遵化而三屯台祖帥兵約日  
會勦奇功可建衆是之因挑選薊州延綏關門宣府  
兵馬精銳大將馬世龍官惟賢等統領前赴石門等

處以應之復聽難民言遵化城中止二三百韃子於  
是有輕敵心驅兵進攻自踞娘口廟扎營我兵至遵  
化遇敵迎戰前鋒甚銳奪其旂五杆砍敵四人落馬  
敵敗奔入城我兵追至城下用火砲攻城敵整兵復  
出以老弱誘之復得小捷俟我開營驟馬衝突而我  
兵潰亂官惟賢等中流矢死前兵既歿後兵聞之潰  
散矣敵圍娘口廟遣謀招降之綸之綸侃；持忠義  
大聲罵酋；命縛之；綸拔劍連殺三酋跨馬力戰



自干至酉天集如雨度不支乃大呼曰死；負皇上  
解所佩印授卒間道走歸巡撫上之身中二矢遂仆  
而絕事聞上命議郵部擬照張銓例贈兵部尚書  
廢于世錦衣衛指揮僉事立祠造墓文、肅格之曰  
劉翰林以一書生受持恩官至侍郎今日死綏正其  
分生蒙異典法不當再加後上念之綸沒身行陣  
卒贈兵部尚書廢一子錦衣衛指揮僉事監軍御火  
金聲軍敗得不死罷歸後十七年死於南都自有傳

嗟夫人亦有言忠臣義士定帶三分腐氣若之綸者  
輕信申甫一言便以大將自任及申甫死金聲逃之  
綸不肯却擔又復請兵援薊以自踐其然諾者皆腐  
氣為之也等閒一死輕若鴻毛不亦重可惜哉雖然  
是時京城戒嚴圍城四十餘日內乞丐貧兒游手游  
食之人半京城烏蘇子瞻曰聚百萬虎狼於山林而  
饑渴之令且不上山林而城市矣自申甫招兵而一二  
萬餓夫悉皆荷戈而出王畿得以宴然是亦甫之力

也京師人曾對予道申甫三日不招兵京師必內亂  
石匱書曰我明兵律重於前代凡為將者有勝無敗  
臨陣之時稍為畏縮則軍法隨之矣故雖諸葛武侯  
街亭之恥亦當為法受惡何況餘子哉故三君子之  
死皆死於法非死於敵也項羽霸業不終而立為本  
紀荆軻秦廷臂斷而刺客著名如或狃於成敗以論  
英雄則當為太史公之所不取矣

又曰袁王劉三君子所任之事皆不了事而袁應泰

遼亡與亡王三善有解圍之功而大方一陷繼之以死  
劉之綸以詞林出踐戎馬而又能身為國厲三君子  
所任之事不了而三君子之事則已了矣數年之後  
有見敵而走陷敵而降者不一而足則此三君子者當  
以良金寫像朝夕禮之矣

石匱書卷第一百九十五

明 劔南張 岱著

張銓何廷魁崔儒秀高邦佐列傳

張銓山西沁水人父五典為名御史歷官太僕卿銓  
生十月母李夫人襁褓乳哺夜半火發卧下李燼烟  
燄中銓無恙二十一中鄉試甲辰成進士授保定推  
官獻獄廉明擢浙江道御史出巡茶馬又巡江西成  
午東兵襲撫順總兵張承胤戰歿詔贈少保左都督

銓奏曰。綱目書死之例有二。曰死之曰戰死。曰敗歿。死之者節之也。戰死者功罪半也。敗歿則直敗焉耳。今承胤輕進取敗。尸積立山。不合卹典。請絕以喪師辱國之罪。時論譴之。又上方畧言經臣鎬大將軍相。損不可用。兵不可募。餉不可派。狡夸不可挑戰。以封疆博一擲。未幾三路覆師。銓言皆驗。天啓元年。特命銓按遼。監其軍。所知曰。公資十年俸。六年。西差之期報竣矣。前又上章請告。公不往。誰駁公者。銓歎曰。遼

左失陷、朝野震驚、士大夫不能為主上分憂、而乃私畜駿馬、預遣妻孥、死若以為民望、何恠邊關將士望風鼠竄哉、孤憤填膺、驅車詣道、既抵闕、表經畧先納、降奪三千、雜屯瀋陽、三月、東兵犯瀋陽、陷川、浙、兵戰死、胡騎充斥、居民空無、人銓請撫臣帶河西之兵移駐海州、督臣帶山海之兵移駐廣寧、以救呼吸之危、以張應援之勢、疏墨未乾、而東兵已薄遼陽城下矣、有勸銓者曰、公監軍與經畧不同、巡方與守土又不

同跳而出圍以圖後舉可乎銓曰我一腔熱血灑向  
此地久矣鹵主驅出戰廣寧標兵三千直犯鹵鋒鹵  
少卻明日復圍城銓與諸大夫畫地為堅守計銓守  
西門登埤環塹者三晝夜親以火箭焚鹵車薄暮內  
應城隅火燭天銓衣繡裏甲下城從者擁出小南門  
請易服弗許入署降將李永芳曉來伏謁裨賴謝無  
狀銓曰汝對我言我對誰言嗟何及矣鹵擁銓去永  
芳扶銓並轡行且說降銓自投於地面傷焉銓見裨



將挺立於庭，左右柳之拜。銓唱曰：我牙繡憲臣，豈肯  
為尔屈膝，戰手瞑目。大詬罵，且有脅力，拉人輒披靡。  
裨將怒，捽銓出，復呼入為款言，撫慰者再三，入擬刀  
脅銓，引頸以待。裨將詰曰：縱汝歸，銓曰：我以死為  
歸耳。裨將知不能奪，送之輿，却輿送之騎，却騎仍令  
錮之公署中。父老諸生泣隨之，告永芳曰：幸獲張使  
君，銓厲聲曰：汝等好百姓，乃為奸漢子索命賊手乎。  
衣冠向闕拜者八，向家拜者四，遙謝君父畢，遂自經。

裨將走視嘆曰忠臣忠臣遺永芳殮而瘞之建祠於北門外之演武場撫按奏聞上憫悼卹錄謚忠烈賜廟額曰昭忠廕長子道濬世襲錦衣衛指揮僉事初贈銓大理寺卿升進兵部尚書加三代如其官銓狀貌魁梧豐順廣額面頰美髭髯兩目燿如閃電李夫人孕時夢神人裝黃金甲披髮仗劍入卧内及期誕銓官司李時又夢入兩是亭楊中丞繼宗許忠節遠揖銓而前曰虛席以待久矣至是遂符前識

子道濬詣闕請兵一旅自效行間如漢羽林孤兒故事願從諸將出關以雪國憤復父讐兵部但覆補錦衣寔缺以需後用濬製銃牙千枝送部減價以舒其悲憤崇禎四年流寇入沁水縣以東北有實庄銓父五典所築賊至時銓子道濬道澤俱官京師惟銓妻霍氏守舍衆議棄堡去霍氏曰避賊而出家不保出而遇賊身更不免等死耳死於家不愈死於野乎且我守堅賊必不得志躬率僮僕為守禦賊環攻之堡

中天石盡發賊傷甚衆越四日乃退其避山谷者多  
被賊淫殺惟張氏宗族得全冀北兵備王肇生表其  
堡曰夫人城

何廷魁山西大同人萬曆辛丑進士授涇縣知縣發  
奸摘伏架琴溪石梁為數世利以與邑大紳忤改令  
寧晉入為刑部主事陞歸德知府郡故囂競難治有  
豪右張國安借地稅為名幾成變廷魁授意邑令縛  
之調衛輝河南曆三郡並著能聲擢西寧副使丁艱

去而憾者猶煽蜚語中考功法降黎平知府尋以原  
官備兵遼陽時遼事將潰決廷魁拜命之日慷慨自  
誓既至區畫兵事與經畧多抵牾淨納降事不可得  
乃貽書家人曰吾不知死所矣瀋陽陷同事者爭遣  
其家屬廷魁曰吾不敢為民望東兵渡河請於經畧  
乘半渡急擊不聽及薄城未合請悉銳禦之又聽  
城陷還署中懷印自投於井妾高氏金氏從之婢僕  
六人一時同死贈光祿寺卿再贈大理寺卿謚忠愍

廕一子錦衣世百戶

崔儒秀河南陝州人萬曆戊戌進士除掖縣知縣能以威治豪悍立法催科民咸便之其言曰官不脂羨則大戶不重困民官以羨佐公則不重困大戶與邑要人忤中考功法屏居數年補絳調翼城嘗格殺大盜陞刑部主事翼城人有為臺臣者怨之又以考功法左遷令文安復入為戶部主事陞山東僉事銜開原兵備而開原亡矣儒秀辭墓而行散家貲募高輩

健兒八百人并挾婁孥與俱示不反顧儒秀既以能  
吏聞復究心兵法及行陣器械之制秀及奇閉去壬  
太乙之屬無不通曉袁經畧傾心恃之亡何納降議  
起儒秀力諫不聽大帥賀世賢有異圖儒秀諷之質  
其家於遼陽東兵攻奉集堡小衄而去尋舉衆攻遼  
陽儒秀分守東城矢集如雨不少却頃之經畧所簡  
精兵自潰降奪競起刃人於衢城開儒秀慟哭戎服  
北向再拜步至都司廳事自經死贈光祿寺卿再贈

大理寺卿。蔭一子錦衣世下戶。賜祠額。昭忠而武臣  
死者尤世功。陳萊童。仲煥。張名世。吳之傑。周敦吉。戚  
金。鄧起龍。秦邦屏。餉臣陳克甫。段展。及邦屏姊。土官  
秦氏。並得卹贈云。

高邦佐。山西襄陵人。少讀書。即通世務。慨然有澄清  
天下之志。萬曆甲午。登賢書。乙未。成進士。授山東壽  
光令。邦佐蒞事。精敏。凡錢穀米鹽之類。纖悉畢盡。為  
山東循良第一。入為戶部主事。出守永平。時稅璫高



淮恣肆剋剝小民、邦佐鯁直強項、稅璫不敢犯、民恃以安、轉副使備兵天津、稅璫馬堂多牙爪、蒸民害邦、邦佐至計縛之、置諸法、璫不敢問、尋轉陝西叅政督兵神木、神木為榆林要害、邦佐盛設軍伍、獮不敢牧馬、邊牆嘗捕套鹵數十級、諸部落咋指相戒、毳幕遠徙、甲寅丁嫡母邢淑人艱、讀禮之暇、究心翰畧者三年、服闋以原秩脩兵薊門、旋因調兵忤當事者、遂奉揚太淑人歸里、無何遼左戒嚴、起邦佐備兵東寧、不忍

絕裾太淋人辨裝趣之邦佐灑淚而別執戈前驅受  
廣寧事壬戌正月二十日東兵渡三岔河拔鞭斷流  
聲震天地廣寧望若救焚邦佐向經撫請兵背城借  
一與東兵決一死戰經撫秣馬欲走死不肯發兵廣  
寧潰經畧熊廷弼檄邦佐至松山諭以西走不聽廷  
弼縛其從官以脅之又聽二十四夜邦佐謂其僕  
高永高厚曰我受國恩厚義不偷生誓以死報之矣  
好將吾骨歸里以見吾母即葬吾父墓側知死事而

不負也。高永等痛哭勸之，亦不聽。沐浴衣冠，西向拜  
知禮，即綬自縊。死之，永謂厚曰：「主人待吾等厚，不  
忍主人獨死，無使令於地下。汝即負我，莫負主人言。」  
厚抱去，屍呼號捨地，仰就其綬，跪縊。死之次日，高厚  
哭白廷弼，廷弼曰：「爾主生不入關，死入關耶？」命軍士  
以柴千束，并署燒之。一晝夜不滅。高厚乃潛伏草間，  
俟火熄，拾蘇骨幾塊，負背上，徒步入京，為邦佐白冤。  
御史方震孺疏其忠烈於朝，詔贈光祿寺卿，再贈大

理寺卿謚忠節賜祭塋廕一子錦衣世百戶立祠祀  
之以義僕高永配享武康茅元儀平湖馬文治江寧  
傅汝舟於南京設位於清谿黃侍中祠哭而祭之其  
詞曰河東之歟死王事者文臣自經畧而下若而人  
猶以死不足贖志士不與焉而今日河西之歟竟止  
公一人耶彼<sup>不</sup>嶙橫玉者今在關上矣通籍九年開府  
者今在關上矣慷慨英銳者亦既入而後出矣再逮  
之人依然眠食於福堂矣濟、同事之諸寮俱奉分

別留用之旨矣嗟乎使公不死舉朝方不敢責監軍  
御史以惡獨能責監軍道以死取即責於臺者嚴於  
內臺而高胡以再逃而始逮則公尚不可待一逃耶  
即此日同逃之監軍而有分別之說則公不得已而  
逃豈不為衆所亮耶頃有遲逃三日者而舉朝稱其  
功公稍迂迴其行豈非功之首耶然而公竟一死善  
乎史垣侯公之論事也不能保半塊疆土以還朝廷  
尚當留一錢名義以還宇宙自輕撫諸公喪朝廷于

里之疆猶為一時之罪人而負 祖宗三百年禮義  
庶恥所培養之士節使自此以後君天下者更無勵  
鈍之術其罪在萬世則公之功亦在萬世矣公官雖  
四品而無尺寸之權名雖監軍而寔為奔走之吏存  
名義者公之功失疆土者非公之罪國家設白面書  
生以為監軍既以悞軍旅而復設白書生以為經撫  
又以悞監軍雖古純臣遵此亦必有不平之色而公  
從容就義無纖芥之動心者豈不出古人之右哉我

知公之心夫非主上所悞則累朝植公者公不敢  
忘朝廷之恩而一日死公於不應死之地者公不敢  
歸其怨於上公之今日其英爽如昔當速禱於二祖  
十宗之前求默佑聖衷盡邊威福之柄於已無使天  
下之士大夫不畏主而畏衆口不愛主而愛黨友使  
一人不立於上而天下之士遂不可為公雖嚙指吞  
淚於冥冥之中而無所用其助也唯公高明幸監此  
言至於彼已之子燼公之骨愈香公又何憾乎但其

人為盜賊之所不能為，反逆之所不忍為，而尚有欲復用之者，公能無且悲且笑於冥冥之中耶？焚其骨，其骨穢不足以報公，待馘鹵之有人，而松山仍歸版圖，使公啓蓋於孤驛之中，則公其庶幾乎雖然，威福不出於一人，則逆弔之骨不焚，而望馘鹵之有人，慨復之有日而不得也。唯公高明，其速禱於二祖十宗，公盡此爵行矣。

石匱書曰：封疆之臣死，封疆分也；封疆之臣死，封疆



亦不足以報天子，乃失封疆而不死，異矣。不死而逃，  
抑又異矣。逃而檄人以逃，人不肯逃，而縛其裨將以  
脅之，至死而又焚其屍，以污蟻之，抑又異之異矣。此  
赤眉黃巢之所不能為之事，而謂衣蟒橫玉之經畧  
而為之乎？雖然，以經畧論，則忠烈可以不死，忠節尤  
可以不死。何者？忠烈巡方者也，巡方無閭外責，可以  
無死。忠節監軍者也，監軍奉經畧，檄駐松山，可以無  
死。可以無死而卒死之，二人者所謂不與其事而受

其禍者也嗚呼烈矣哉